

ZhiShangDeMaYi

● 林白 马畏安著



HUBEISHAONIANERTONGCHUBANSHE

纸上的蚂蚁

●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子树丛书

鸽子树丛书

林白 马畏安著

纸上的蚂蚁

HUBEISHAONIAN
ERTONGCHUBANSHE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上的蚂蚁/林白 马畏安著. - 武汉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
1999.4

(鸽子树丛书)

ISBN 7-5353-1975-0

I. 纸… II. 林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87.45

纸上的蚂蚁

(鸽子树丛书)

©林白 马畏安 著

出版发行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承印厂:湖北省新华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 数:5001-9000

印 次: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 张:7.375印张

字 数:146千字 插页:4页

规 格:880×1230毫米 32开

书 号:ISBN 7-5353-1975-0/I·366

定 价:12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本书主要人物



江冲沅



弓毅



许嫵

目 录

引子	1
大红色的、高高的门槛	2
连掌声都那么清脆,那么稚嫩	4
我一喊“立正”,你们怎么就浑身痒痒?	6
怎么会有“半个人”?	11
班会(一)	14
过去了的故事	19
本来是真事,写出来却像是假的	24
“头上只有几根儿毛”改成什么好?	29
班日记	33
“我们班好多人最烦她!”	37
课堂花絮(之一)	40
分组讨论:创作小品	42
多给的10分和少给的10分	48
“滚刀肉”	51
“不为什么,就因为你们头发长!”	54
自然课:日蚀	56
饭摆在面前,却不能吃	58
秘密的《蚂蚁日记》	62
应该处处约束自己,想想别人	102
一个调到第一排,一个调到最后一排	104
“顺着捋”和“戥着撸”	108

本书主要人物



马文贱



汪伟丽



施正凯

- 要像海绵,别像漏斗 111
- “我什么也没说” 114
- “她最会拣老师爱听的说!” 116
- 别让我们失去一次机会 118
- 预习小组的争论 120
- 吓死我了!吓死我了! 122
- 他的作文要重写 127
- 还是不能让老师满意 130
- “你是这样想的吗?” 132
- 还有个更好的办法 134
- 课堂花絮(之二) 137
- 两派意见,哪派对? 144
- 班会(二) 148
- 绝招儿 155
- 你属于哪种情况? 158
- 你少说两句,行不行? 160
- 他也被调到第一排去了 162
- 秘密的《蚂蚁日记》(续一) 167
- 拜访纪老师 205
- 班会(三) 213
- 妈妈一样的嘱咐 217
- 秘密的《蚂蚁日记》(续二) 220

后记 231



引 子

在这本书里，我要给你讲好多好多故事。这些故事，有不少还是秘密，是一些小朋友的秘密。这些小朋友，同你年龄差不多，十二三岁，或者十三四岁。

你一定会想，都写到书里了，还算啥“秘密”？

真的是秘密，我不骗你。只不过我把那些小朋友的真实姓名都改了，换成了假名，你无论到哪个学校哪个班，都找不到他（她）们。对他（她）们的故事，我也添油加醋，重新组装了一下。这样做了以后，即使把秘密写进书里，也还是秘密，但不能算是“泄密”。泄密的事，我可不敢干，因为我得到这些秘密的时候（我看了六年级同学的一本秘密日记），是同那些小朋友拉了钩的，保证不泄露出去。

因此，我劝你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最好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读，或者躲在一个旮旯里读，就当是我单独给你一个人说悄悄话，低声告诉你另外一些小朋友的故事，特别是他（她）们的秘密。这样一定很好玩儿，不信你试试。



大红色的、高高的门槛

应出版社之约，要写一部反映当代小学生生活，并且以小学高年级、中学低年级的同学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长篇小说。我对现在小学生的生活，很有些隔膜，想来想去，最好的办法，恐怕只能是到小学生中间去生活一段时间了。

九月上旬的一天上午，天气不冷不热，凉爽宜人。我揣着单位的介绍信，骑车到离家不远的 F 小学。到校门前下车一看，嚯，仿古建筑的门楼，飞檐斗拱，几根鲜红的大柱子，红色的大门，门两旁挂着一副黑地金字的对联，实在又庄重又气派。门外东西两侧，各有一只张着大嘴的石狮子，东边的一只脚踏一个球，西边的一个怀里还有个小狮子。（后来我看见一个同学在作文里说，校门前有两个石狮子，这边的一个是公的，那边的一个是母的。老师在这句话旁边批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一个是公的、一个是母的？”我猜想，大概这孩子以为踏球的一个是公的，抱小狮子的一个是母的。学龄前的、甚至小学低年级的孩子，总是从自己的生活去想象动物，自己有爸爸、妈妈，就想象动物也是这样，鸡有鸡爸爸、鸡妈妈、鸡宝宝，鸭子也有



鸭爸爸、鸭妈妈、鸭宝宝，狮子自然也有狮爸爸、狮妈妈、狮宝宝。长到十二三岁，算是“进化”了，不再叫狮爸爸、狮妈妈、狮宝宝，而说成一个是公的，一个是母的，还是脱离不了那“三口之家”的思维模式。)

两扇大红门的下面，横着一个大红色的、高高的门槛，门槛朝上的一面，包着一层黄铜，大概是为了避免出来进去的鞋底蹭坏门槛，而采取的保护措施。

我慢慢推开虚掩着的大红门，跨过高高的门槛，来到传达室说明了来意之后，看门的老人便指给我看校长室，我便到校长室去找校长。

校长是个中年男子。我向他递交了我的介绍信。他看信的时候，我便打量着他。看外表，他个头不高，倒很敦实，皮肤黑黑的，脸上的线条显得粗犷、有力，气质有点像个军人，如果在部队，起码能当个团长什么的。

校长看完介绍信，问我具体想参加些什么活动。因为介绍信里只说“到贵校体验学生生活”、“希望予以关照、支持”之类的话。我说主要是跟班听课，如果有校外

活动，比如秋游、参观，也想参加；再就是参加老师的“家访”，总之是多接触孩子，多跟孩子们在一起。

校长听了我的话，回答得很干脆：可以。接着又问我想哪个年级，我说最好是高年级。他思索了片刻，说，那就到六年级六班吧。下周一来。





连掌声都那么清脆,那么稚嫩

到 F 小学听课的头几天,就觉得特别新鲜。你想,一个走出小学大门已经三十好几年的人,在社会上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,忽然又回到小学教室,像个小学生一样听课,怎么能不新鲜?

第一节课是数学。那上课、下课的礼节性“程序”,就使我耳目一新。上课时,老师走上讲台,向全班扫视一眼——这一眼要看到教室的每个角落——然后说:“上课!”班长喊一声“起立!”全班同学都站立起来。老师说:“同学们好!”同学们一边行 90 度鞠躬礼,一边一齐大声说:“老师您好!”老师说,“请坐!”同学们都坐下。这就开始讲课。下课呢?老师说:“下课!”同学们照样全体起立。老师说:“同学们再见!”同学们再次一边鞠躬一边一齐大声说:“谢谢老师!”

在课堂上,只要老师一提问,立马有许多只小手举起来,那些五指并拢的、白嫩白嫩的小手,表示着一种愿望,一种自信。有时老师没有指定谁来回答,只是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寻,有些小手便不安生,并拢的五个指头分开了,还不停地摆动,有的急得在空中又抓又挠,越举越高;距离老师远的,就一边晃动一边追逐老师的目光;在老师



身边的,几乎要晃到老师的眼皮跟前了。

有时老师对某个同学的回答非常满意,就叫大家鼓掌表示鼓励,教室里立刻响起一阵掌声。全校同学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,或者做操,有时也出现这样的场面。老师为了对哪个年级、哪个班,或者某些好人好事表示鼓励,老师也叫大家鼓掌。头几回听这种掌声,只是模模糊



糊觉得好听,也模模糊糊觉得有点异样;这种异样的感觉一次次重复。有一次我忽然发现同学们的掌声同一般群众场合的掌声很不相同。成年人的掌声,当然又热烈又有力,但听起来总有些粗糙和浑浊,而同学们的掌声,却是那么脆、那么嫩,那么真诚,那么单纯。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,没有感觉到的。



我一喊“立正”，你们怎么就浑身痒痒？

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？

是 F 小学的体育老师说的。

他说谁呢？

他说 F 小学的同学。就在操场上排练《红星操》的时候。（下面我还要向你介绍这个操场，因为这是一块很重要的地方，全校的升旗仪式，在这里举行；同学们的体育活动和有些课外活动，也在这里进行，而且我对这个操场印象极好。）

我到 F 小学听的第一节课，可以说就是一个周一的升旗仪式。这一天，同学们都在 7 点 40 分准时到校，放下书包，就到操场集合。大家身穿校服，一律的蓝色长裤、蓝色马甲、洁白的衬衣，再配上乌黑乌黑的头发，鲜红鲜红的领巾，真是青春焕发，朝气蓬勃。

每星期除周一是升旗仪式以外，其他四天都是练操。练的操有三个，一个“红星操”，一个武术操，还有一个配上钢琴曲的不知叫什么操。

据说，这几个操，要参加全市小学检查评比，已经练了一个学期了。为练这几个操，体育老师可真是费了劲。每天练操时，总是一位老师在台上指挥、喊口令，另一位



老师在满操场各年级的队列中穿行，放开嗓门，脸红脖子粗地纠正不符合要求的动作。

概括起来说，不规范的动作，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动作不到位，没精神；一种是小动作太多。并成一句话，就是不该动的动了，该动的动得没力气。

一次又一次纠正，一次又一次重犯，两位体育老师气得什么似的。

有的同学也真奇怪，包括六年级的同学。我站在六年级的后面（也就是整个队列的后面），看他们做操最清楚。踏步走的时候，有的同学总是一只脚轻，一只脚重，不是左脚轻、右脚重，就是右脚轻左脚重，轻的那只脚踏下去，也就能踩破一个鸡蛋，重的那只脚踏下去，准能跺碎一个核桃。

我看到的这些，在台上喊口令的老师，是看不见的。而他能看见的我却看不见。有一次，他拿着话筒批评有些同学动作不规范。老师说：“我喊‘踏步——走’，有的同学就这样——”老师说完，转过脸去，背对着大家，模仿同学的动作。只见老师左右两条腿的膝盖，随着“一、二、一”踏步走的节拍，向左右两侧弯曲，就像芭蕾舞演员走路的步式。老师又对着话筒说：“有的同学这样——”老师两条腿的膝盖紧靠着膝盖，随着“一、二、一”踏步走的节拍，像是用脚外侧踢毽子，左一下，右一下、左一下，右一下，同卓别林在电影中的步法不相上下。

老师的模仿引起全场大笑。

有的同学做“两臂平举”时，两只胳膊就是举不起来，总是耷拉着，像两根晒蔫了的丝瓜。

有一天，刚做完操回到教室，班主任黄老师来上语文



课。老师一上讲台，就喊杨海波的名字，杨海波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老师说：

“刚才上早操的时候，我把杨海波从队伍中叫出来，你们大家看见没有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大家说。

“老师为什么把他叫出来？”

.....

老师严厉的目光射向站立着的杨海波：

“坐下！”杨海波坐下。

“站起来！”杨海波站起来。

“坐下！”杨海波坐下。

“站起来！”杨海波站起来。

“你知道老师为什么批评你吗？”

“.....”杨海波只发出细小的、断断续续的吐气和吸气的声音，谁也听不见他说什么。

“说大点声儿！下课后那大喊大叫的疯劲儿哪儿去了？！”老师说。

“我做动作没劲儿，软绵绵.....”

“老师批评你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体育老师对同学们的小动作，更是不知批评过多少



次了。老师说：

“有的同学，上操前一点准备也不做，等铃声一响，他又是扣衣服，又是系鞋带，又是系裤子——都来了！”

“现在听我的口令！”老师说。

“立正！”老师发出口令后，用目光在队列中搜寻，一边搜寻一边批评纠正：

“你看，还在动！你就不能不动？！”

“你干嘛？！你可动了三次了啊！”

“你看，他还在提裤子！我一喊‘立正’，你们怎么就浑身痒痒？！”

区里组织人来校观看同学的体操表演、进行评比的日子，越来越近了。检查评比的前一天，又进行了一次练习。练习结束时，体育老师扯着嗓门大声说：

“明天谁敢往 F 小学脸上抹黑，我就跟他没完！”

第二天的体操检查评比，我也在场观看。区里的和外校的领导和老师，在操场边上站了一大溜。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里，几个操一气呵成，所有同学的动作，都齐刷刷全部到位，同音乐节奏配合得出色的和谐，真是奇迹。这也是一个特大特大的谜。平常鸡零狗碎那么多，一到动“真格”的，个个都那么出色！这帮可爱的孩子，简直是小精灵！

（后来，在评比中，F 小学得了第一名。）

我对体育老师的辛劳和敬业精神，当然打心眼里敬佩，同学们的合乎规范、一丝不苟的动作，我当然感到惊喜。不过，我想告诉你我心里的一个秘密，我觉得对孩子不要过于挑剔、过于认真，孩子毕竟是孩子，就是他们动作不那么整齐，甚至有些小动作，也仍然可爱，好动是孩



子的天性啊!

现在,我该给你说说 F 小学的操场了。

F 小学的操场,处在校园的中心位置。进了校门向北,穿过由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圈成的小院,就是操场——足有五千平方米那么大的一个操场。操场的东面和西面,各有一排灰砖灰瓦的平房,这些平房大部分是教室。操场的正北面是一座白色的五层教室楼,楼顶矗立着六个鲜红的大字:“一切为了学生”。这六个大字居高临下,俯视整个校园和操场,像是全校老师在春夏秋冬、在每个日日夜夜许下的承诺。这座教室楼的南面(也就是操场的北头),立着一根十几米高的旗杆;旗杆的前面就是一米多高、五六十平方米的主席台。操场周围是一圈杨树,还有一些松树和柏树,隔三插五夹在杨树中间;主席台东西两侧,有两棵银杏树。我到 F 小学听课,已经是九月中下旬,天气渐渐凉了,树叶也渐渐发黄了,那两棵银杏树的叶子,更是黄得耀眼,就是在不出太阳的时候,也像有一束金黄色的阳光照在树冠上,稍不注意还会给人一种错觉,好像那满树的黄叶本身会发光。每当周一升旗仪式以后,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金黄、嫩黄的树叶中间迎风招展,背景是蓝蓝的天,实在好看。有一次,国旗刚刚升到旗杆顶端,司仪同学下达了“礼毕”的口令,升旗手在固定绳索。正在这个全场肃立、寂静无声的时刻,一只喜鹊从操场东南角一棵杨树上飘然而下,展开翅膀向西北飞去,“喳——喳——喳——”,一边叫着一边飞过操场的上空。孩子们都情不自禁地抬头观望。那实在是一个美妙难忘的时刻。





怎么会有“半个人”？

我听课的这个班，每堂数学课正式上课之前，都要进行一次口算练习。老师一走上讲台，同学们就把口算试卷摊开在面前（试卷早已发给同学，由他们自己带着，卷子上有几十道题，每次用一分钟时间做完十道。这些题都比较简单，主要是训练快速运算能力）。老师说：“准备！”同学们都手握铅笔，全神贯注，眼睛紧紧盯着卷子；老师说：“开始！”大家就一边运算，一边往卷子写得数；一分钟到了，老师说：“停！”大家就放下手中的铅笔；老师说：“交换！”邻座的同学就互相交换着改卷子（你给我改，我给你改）。这时，全班由一个同学高声念出每道题的正确得数，大家根据这个得数来判断对或者错，如果念出的这个数错了，老师就纠正，同学们也可以提出纠正。

这一天，口算完了以后，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算术题：

丁香小学三年级有女生 63 人，男生比女生多 10%，男生有多少人？

“嘻嘻——”就在老师用粉笔“咚”地一声打完问号最后那个点、转身面向全班同学的时候，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发出了笑声。我扭头寻声望去（我被安排在最后



一排中间的空档里),一个同学正用手捂住嘴巴;几乎同时我扫了老师一眼,老师的目光正对着那个角落。没问题,笑声就是从那被捂着的嘴里发出的。

老师继续讲课,可我心里总惦着那“嘻嘻”的笑声,同时不由地琢磨起那个发笑的同学来。

我来到班里的时间不长,对同学们还不太熟悉,只能将几个名字和本人对得上号(杨海波算是第一个)。这发笑的同学,名字我是早就知道的,因为他的姓和名都很特别,而且两个字的名字,有一个字我不认识。那天我从班主任那里拿到同学的名册,就被这个名字考住了,回家查字典才知道。后来我在慢慢熟悉同学的过程中,有个同学给我写了个算式:“ γ (工中互)”并且问我知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当时愣了一下,才想起我查过字典的“互”字,同时悟到这是用算术提取相同因数的方法,将三个字左面的两点都提到括号外面了。

我这时才说:“这是一个人名,叫江冲互,对不对?”

叫江冲互的这个男孩子,白皙的小脸上一双丹凤眼十分引人注目,宽宽的前额、尖尖的下巴,头发总是乱蓬蓬的,不知道是他从来不梳还是梳也梳不顺。还有一点特别的是他看人时的神情。他的头总有点微微前倾,目光从上眼睑毛中透过去,眼皮眨得又快又用劲儿,好像随时随地都在同他的小伙伴打着哑谜捉弄人。

“江冲互,刚才你嘻嘻笑,我没说你,你又在干什么?”老师说。

“没干什么。”江冲互站起来说,仍然是那副神情。

这时,坐在江冲互右边的一位女同学(后来我知道她叫弓毅),嗖地站起来说: